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槩菴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單可垚

謄録監生臣沈霦

集部五

提要

榘菴集十五卷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榘菴集十五卷元同恕撰恕字寛甫其先太原人徙于奉元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授國子司業辭不拜陜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延祐六年立皇太子召恕為奉議大夫左賛

善明年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復辭不赴卒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所著䂬卷集本三十卷至正初陜西行臺御史觀音保潘惟梓等始刋布于江淮趙郡蘇天爵為之序文淵閣書目亦載有䂬菴文集一部八册焦竑經籍志乃作二十卷疑傳寫誤也明以來久佚不傳故葉氏菉竹堂書目晁氏寶

文堂書目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中頗散見其詩文謹抄撮編集分類排比釐為文十卷詩五卷視原本尚得半焉其平生著作不事粉飾而於淳厚敦樸之中時露峻潔峭厲之氣賈仁行狀稱其於詩喜陸放翁於文慕周益公富珠哩翀神道碑又稱至元三十一年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王辟為掾典司編録故於元初

典故最為詳贍集中誌狀諸作多有可與金
元正史相參訂者惟祈禳青詞本非文章正
體恕素以明道興教自任更不宜稍涉異端
乃率爾操觚殊為疎於檢點今凜遵
聖訓概從刪削庶不掩其全美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古之君子道積於躬行修於家稱一鄉之善士者固有之矣及其至也稱於一國焉又稱於天下焉其沒於世則善言懿行恐使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居於京師凡四方之士文學節行著於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太子賛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慎言處於家庭則肅然

以莊接於鄉黨則薰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為宣撫使乃辟覃懷許公為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材以美風化其規摹宏遠矣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於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

其家徵起之間嘗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
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
豈遺世絶人索隱行恠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
官於秦方將考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為矜
式會御史觀音保潘惟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刋布於
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淳而義正信乎有德
者之有言嗚呼邇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
韻日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善哉御

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已夫至於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序

欽定四庫全書

榘菴集卷一

元 同恕 撰

表

賀正旦表

伏以璣衡齊七政歷開四氣之元玉帛朝萬邦儀具九賓之盛慶流宸極驩溢寰區中賀欽惟陛下以德行仁對時育物穆穆中和之教溫溫寬大之書登一世於春臺寒有衣而飢有食納八荒於壽域彼無界而此無疆

如日之升配天其永臣等幸逢熙洽阻會清明玉戚朱干莫備右階之舞青旂鸞路第勤左个之瞻

伏以王正謹始春秋大一統之書天命惟新臣子上萬年之壽兩儀交泰庥績咸熙中賀欽惟陛下有道元良太平真主朝慈宸以致德孝格文祖以燕詒謀卹鰥寡而釋滯寃克廣好生之德時蒐苗而謹牧圉益恢發育之仁化日舒徐惠風溥暢流頌聲於四海集景命於三朝臣等心切中馳職叨外寄青陽左个儲神穆穆之居

嵩嶽中峯接響綿綿之祝

伏以正次王王次春一統大書於魯史寅改丑丑改子

三代實行乎夏時玉燭調開闢之原寳運際洽熙之盛

中賀恭惟陛下孳孳舜善蕩蕩堯仁安祖宗而樂神祇

參天地而賛化育恩則時普恊澤潤之始和德惟日新

配陽明之方永時萬時億宜民宜人臣等外寄叨持中

班阻蓮合宫在望仰瑞彩於慶霄崧嶽傳呼接歡聲於

華旦

伏以元氣兩儀之運雖本自然太和四序之春實基有道惠風溥暢化日舒長中賀恭惟陛下德則好生心維不忍綱紀四方而勉勉發育萬物以洋洋志以道寧政由俗革無一事不師於古有所慮必在乎民茂迎玉燭之和翕受青陽之福臣等幸逢華旦阻會清班六幣九儀一人萬壽想元會彝章之盛頌太平景貺之新

賀登寶位表

伏以歷數在躬於赫惟新之命乾坤助順載綿有永之

圖萬姓歡呼百神悅豫中賀恭惟陛下聰明不世勇智
自天威武奮揚久著撫軍之盛烈温恭允蹈益彰嗣位
之誠謙沛皇澤以由舊章隆親名而致德孝仁政之規
模方始太平之氣象有加臣等外憲叨持中班阻造仰
龍飛之造引領層霄效獸舞之誠鞠躬下土
伏以天命維新歷數膺在躬之福聖人有作邦家開利
見之祥乾清坤夷民熙物洽中賀恭惟陛下睿不世出
德大有為撫軍著神武之功問寢彰愛恭之孝雝雝肅

肅久係億兆人之心蕩蕩巍巍丕承萬千歲之統民風於變祖訓有光臣等逖想朝儀猥叨郡寄遥望非烟之色恭效三呼仰瞻赫日之明欣同萬國

伏以一德克享天心於赫惟新之命萬年既受帝祉以篤無疆之休温詔誕頒歡聲普洽中賀欽惟陛下乾坤再造日月重明審安定之算於一朝流恭讓之美於百世念茲皇祖敬所尊而愛所親立我烝民厚其生而正其德豈漢唐規模可得而髣髴雖堯舜事業未足以形

容端凝南面之君旋繞北辰之拱臣等幸逢盛際叨寄
雄藩聽九奏之簫韶阻綴清班於紫禁祝三峰之仙掌
永扶景運於皇元
伏以天與民歸誕撫龍飛之景運父傳子受於貽燕翼
之詒謀綿慶祚於方昌壯丕基於永固瑞纏五色歡溢
萬方中賀恭惟陛下仁孝性成聰明夙賦念茲皇祖事
其事而心其心立我烝民憂其憂而樂其樂以農桑學
校為當務之急以珍玩奇貨為侈用之先勉勉自修根

本無為之治孜孜求助股肱在位之臣信此萬年見於一日臣等恭逢盛際逖聽鴻儀歌如日如月之詩用遵周雅監惟精惟一之義願上虞書

天壽節賀表

伏以文明協帝祥瞻鳳舞之期濬哲生商瑞際虹流之旦騰歡聲於率土藹嘉氣於層霄中賀恭惟陛下總集妙勛光照全業惇典庸禮淳風還治古之隆善政養民德澤浸綿區之廣九族親而四門穆五辰撫而庶績凝

兹迓福於和平宜增年於逸樂臣等覊縻官守踴躍恩
華漢殿阻趨莫預嵩呼之列堯階馳望但輸華祝之勤
伏以帝德難名方謳歌於見舜天休滋至適際會於生
商四海同聲三呼效祝中賀欽惟陛下穆穆盈成之守
乾乾繼述之修以愛民為心故亟省循之使以得賢為
治故嚴黜陟之官洞明照於六幽慴英威於八表宜百
神之助順總萬福以登年臣等幸際光華猥叨恩遇願
聖人壽如天地之久長為天下君邁典謨之渾灝

伏以日照月臨咸仰帝暉之赫天清地肅有開誕節之
祥來百靈於九圍效三呼於一旦中賀欽惟陛下勤儉
如禹聰明類堯黜幽陟明以廣我庶功知人則同乎虞
舜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視民何異於周文對揚開後
之睿謨潤色無前之至治奉令承教羣臣但仰於陶成
浸義涵仁四海孰窺於運用磐石乎宗盟之固泰山乎
國勢之尊宜增逸樂之年以介太平之福臣等濫膺職
守阻綴賀班正乾位以長尊徒切北辰之拱握壽符而

難老方欣南極之瞻

賀改元表

伏以體元居正有開泰定之先累洽重熙載紀致和之盛渙汗大號洋溢歡聲中賀欽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講信修睦宗盟革暌異之心納欵輸誠荒服致來同之貢兢兢業業以謹天戒皇皇汲汲以圖民安恵澤旁流時雍於變臣等濫叨委寄幸際光華自天降康四序休徵之備若惟辟作福萬年鴻休之特書

賀皇太后表

伏以聖治誕敷爰侈九重之孝坤慈廣被聿開萬歲之祥禮備宮闈歡同宇宙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聰明恭儉光大含弘勸相人倫躬虞嬪之至德址基王化邁周母之徽音璇宮正南面之尊長樂篤東朝之慶臣等濫叨職守遂致賀忱百辟庭班莫接呼嵩之武萬夫營列徒傾就日之心

賀皇太后上尊號表

伏以聖主當陽德莫先於孝治母君正位禮孰重於尊稱温詔一頒歡聲四洽中賀恭惟殿下坤厚而順恒久而貞太任之端一誠莊篤生明聖后妃之憂勤恭儉成化和平膺寶册之焕文享璇宫之至養臣等遡聞慶典幸際昌期想像清班奉玉巵而上壽形容善頌瞻金闕以馳誠

牋

賀皇太子正旦牋

伏以東風解凍俶頒鳳歷之新春日載陽遹覩龍樓之

麗元良以慶萬國爲貞中賀敬惟殿下懿問藹馨淵姿玉潤温文孝友兩宮皆得其歡心治理忠勤二府咸熙於庶績宜益膺於渥命以順履乎休辰臣等幸際昌期阻陪大禮仰齊賛於啓誦新以又新願等壽於喬松朔而復朔

策問

策問四道

問國家養才以致用學者藏器以待時不致於用養之

何為不待其時行之何能恭惟祖宗以真履實踐之學訓廸多士澤厚且久矣主上丕繩祖武厲精圖治取昔所議行而有待者設為科目延聘諸君諸君可謂得其時矣伏覩明詔有曰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大哉淵乎聖人之為心也夫自明德新民之學不講法術功利之說勝儒者甘於慱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譏莫知自奮歷世之治可以比隆乎古昔者亦寥寥也伊欲使道德一風俗同化洽民心刑措不

用真儒之效得以復見豈無其說乎諸君從事於致用之學盖將有是責而不可辭者迺若端本澄源之用大綱小紀之施孰為古之可法孰為今之可行其究陳之有司得以寓目焉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唐虞三代之盛上以是教而取之下以是學而行之故當其時治無異學教化行而風俗美協氣流而瑞應昭粤自功利法術之說興雜霸辭藝之業作歷數十世雖以一時之

所立僅致小康而所謂明德新民之休烈則蔑乎其未有聞也主上御極之初鋭情繼述興學養才思啟聖治於無窮首取帝王選士之法講而行之諸君涵濡大學之教為日已久是固深惟其義而力行其知矣敢問明德者何而吾又何以明之民之所以新至善之所以得而止之是必有其説矣有司願詳聞之以觀諸君所以副今選擇之意

問孔子殁能傳聖人之學者孟子一人而已著書七篇

先儒以為則象於論語旨意合同而孟子亦嘗自言所願學孔子至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直謂孔子至今世未遠鄒魯相去居又近其自任以繼聖傳者豈不昭然見於辭氣之間哉是宜一言一行與孔子若合符節然後可以使人無疑今以二書攷之此矛彼盾蓋亦不少孔子稱管仲九合之功許之曰如其仁孟子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功烈如彼其卑也孔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且數其養民惠使民義矣孟子則曰惠而不知為

政言之不同有如此者孔子於公山佛肸之名猶且欲往孟子則不見諸侯名之而不往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行之不同有如此者豈以聖賢之用不必皆同而聖賢之學固無不同邪不然何以謂之孔孟諸君潛心二書為日久矣微辭奥旨蓋已精思而熟講之其詳著於篇以袪所惑

問天灾流行四方代有堯湯之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蓋所不免然鼂錯謂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廼者自去秋不雨至於今六月旱乾為虐纔一歲耳廬井𧬊𧬊十室九空民之流離顛沛已不知所以為計矣夫善為國者當憂其未憂而不憂其已憂蓄積之備既曰失之於前而所以善其後者可不熟講而亟圖之邪矧今禱祀之禮救荒之政載在典冊可舉而行者有幾願條陳件列以觀他日學優而仕之用

榘菴集卷二

元　同恕　撰

序

送雷季正序

至元辛巳之秋季正以父兄之命赴雲中理家事且行謂余曰吾與子居同里學同席講肄諷誦自幼至長未始一日不同業今茲有數千里之别子其謂我何僕於是俛而思仰而嘆作而言曰吾兄之行其固不容黙然

自痛苦以來不親筆硯久矣思荒語澀將何以為獻抑
嘗聞之士之生世不越乎出處兩者而已出則有君長
之事處則有父兄之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固非袖手
癡坐張頤待哺便已之安為得計也吾兄家事頗劇令
尊文行年七十介兄晨夕矻矻措畫經理具有條貫吾
子今日學術聞望卓然為一世之傑者不無所自門户
風霜之任蓋有所不得辭也體父兄付畀之心念所在
致死之義則凡世俗所謂遊觀逸豫奪時日而妨事功

者自有所不暇矣其也寘頑悖謬子而不子天地所不容尚忍為吾兄言此耶然不敢諱已之惡併以欺吾兄也勉之勉之

送艾伯充序

大德辛丑之冬奉政艾公之子伯充甫者與予遊一再月奉政公以天子之命總管峽州伯充當侍行且行徵言為别予謂伯充生長名門得諸家庭觀感者有餘師矣予之謬妄何裨萬一然感其意之勤而惜其别之遽

也廼誦所知以為獻昔人言公卿家子有賔客親黨之助畧識文書章句名稱籍籍因以致大位寒士何敢與較重輕嗚呼是特以地望峻顯獵取虛聲之易為夸以是存心疑非克負荷者若光昭世德之實其難殆相千萬也韋布之家能讀父兄書不得罪於鄉黨州閭已足為佳子弟稍秀而異一登仕版顯親揚名之譽斯歸之矣公卿云者如是而道德如是而才術如是而勲勞有目者能識有口者能誦也為之子者少不是似慙卿之

譏隨踵而至不幸而又出其下焉月旦不評矣葢必有其位有其設施而後人以為有子苟無其位禮法之榮仁義之貴可以師鏡一世始為不失舊物者然則視寒士為易耶為難耶請以伯充言之其以身許國不避禍難殁有餘忠者非伯充之祖與提綱紀為良憲長課轉輸為才運使今雖勞以民社而公望攸屬者非伯充之父與不獨此也有若河南僉省嘉議公是為外王父有若雲南廉訪承直公是為舅氏文學政事之懿太史有

作當登簡册無疑舉内外兩家堂構之任隆隆奕奕其大如此伯充宜如何而為力也鈞斤之物夫人而能勝之斡㽞盪舟烏獲猶致慎焉是可以易心期之耶雖然伯充有淵敏莊厚之姿堅慤篤實之志又能潛心洙泗慱約之傳以潤其身以妙其用昌黎伯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真能守其業者世德之昭在伯充難者易矣予今猶言之有初者慮或鮮終進鋭者戒或退速無變今日之所守無染後日之所誘篤其慶而永其休則人

將枚數之曰顏氏之清臣柳氏之諭蒙艾氏之伯充也伯充豈無意乎勉矣晨昏神相其孝

送彭元亮序

至治改元夏建寧秀學彭炳元亮以束修之贄來見余視其貌恭聽其言從心竊異之進而問曰子建寧人邑居何在曰家故崇安考亭朱夫子鄉先賢也余益驚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誠哉是言及與之講誦神明開奕研深極微求聖賢立言之本以克夫日就月將之實閱

再寒暑勤勉如始至余方賴以相長而歸覲其親義不可遏廼廼請於余願賜之言炳得朝夕如對顏色遂告曰考亭夫子鄒孟氏復生也發洙泗之宗傳振關洛之墜緒疏淪六經輔翼五典使堯舜周孔之道已晦而復明堯舜周孔之學已絶而復續天下後世不迷所趨厥功之大比於孟氏為有光焉今國家設科取士明經修行一以考亭之說為準四方學者家有其書人習其讀況元亮生長鄉邦風聲氣習他人所不能得而元亮獨得

之顧不為尤幸與定省餘暇以子之强敏取所著述循環程課若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兼善天下不待他求而有餘師矣異時東南之士倚為考亭之柱石者必吾元亮也夫

党仲安周急詩序

予讀張子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嗚呼至哉斯言乾父坤母均氣同體厚薄之分雖殊生生之理則一人

靈於物而可賛化育獨是心之異耳是心者何仁義之心也有是仁義之心則凡均氣同體而不得其所者其忍坐視而不為之䘏乎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䘏為六行之一說者謂䘏振於憂貧戴禮稱積而能散為開卷第一條吾夫子以周急戒冉有以粟與隣里鄉黨告原思聖人一貫之仁視天地萬物皆吾度内其用心為何如也三代而下俗不古若雖厚己者衆推恩者寡然史策所載推財樂施未嘗不與其賢瘠人肥己亦未

嘗不著其覆敗也府城之東党君仲安天資信厚謹敏
有才幹先世恒産雖日完美增修之力能勤有繼真保
家之主也好仁樂義德自性成視親戚交舊猶吾一家
時其寡乏輒傾囷倒廩使不至飢餓或歲分或月給如
是者餘二十年厥今恃仲安為家者指數殆十人仲安
其賢矣哉噫使仲安若昔之素侯封君亦非難事伏臘
纔有餘爾惻隱之發真切如此其為難能也不旣萬萬
乎耆老郭用之輩來謂予曰仲安素行人舉知之有善

弗彰是謂蔽賢以德報德亦聖人所許鄉黨士夫賢仲安者欲播之詩歌以為世勸幸先生倡其端予惟君子善善之速用之所言與予聞者合於是乎書至治壬戌五月吉日同恕序

謝翁八十詩序

真定謝良輔公弼致書西臺御史王公克紹曰公吾鄉人也知吾父者宜莫如公今年登八十公弼將展慶初度欲求當世士大夫雅辭妙詠侈喜奉觴賛善同先生

素顧馳謁儻御史公賜言於卷首公弼之幸孰與為大

御史乃謂予曰謝翁字成之淳靜淵懿斂藏知畧篤其

用於家既完既美慨然以宗族鄉黨之憂為已憂紓勞

振乏藥疾賻喪歲一不登散緡錢以助薪米之不給者

動以千計大夫之賢仕於其邦或不幸無以歸葬必推

濟之好賢達善勤禮勸義故人無貴賤老幼皆歸仁於

翁享有壽祺聰明强健望隆鄉里人亦莫不歸榮於翁

公弼嘗從先世父承旨韓山公學讀書事親蔚有賢稱

仕為真定等處管民副提舉以翁故也能遂致孝愬如是先生其無讓予惟箕疇序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人受形天地厚薄之賦萬無一同然必集是數者而後謂之備福得此而失彼亦未足以議為也理數之間氣機之内林林總總能是者無幾先儒釋經則曰德者總福之主夫德命於理福原於氣氣不足而理有餘不害為美祥理不足而氣有餘美轉而惡矣何者壽而不德為罔生為害世富而不德為怨府為禍階而康寧

之不德則亦沈湎嗜欲而長戚戚其何安之能有然則好德者果維持是福而培植是生也合二厚於斯世兹非至難極盛之事乎翁今既備此矣而又有令子令孫左右先後以適起居婉愉洞屬以承志意今兹之慶纔下壽耳引而中上直分内事詩歌之作殆將與三百篇相為少多也泰定改元二月初吉奉元同恕序

李承直八十壽詩序

天下有達尊三曰爵曰齒曰德三者有其一足以取重

於一世三有焉人之所以瞻仰而歸依者又何如也然嘗思之爵齒必資乎德而后可以成其尊德一之尊非爵而爵非壽而壽初無慊於三有者故孟子謂之良貴又謂之尊爵孔子則曰仁者壽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齒爵係乎天德係乎人能者修己以全天不能者敗天以縱己爵或興怨於不敢言壽或使人曰罔之生非天與其尊而人自失之與於此有人焉壽躋三老之域德居四哲之科爵雖晚榮而天發其慶方源源也舉一世

而尊親之非此之歸其將孰歸乎若我雲山先生李公承直是已先生肅恭淵實和易安詳自纫至老凡言與行無纖瑕微纇為子盡孝為弟盡敬凡年八十有六每五日一候起居必再拜之驩然粲然恩之孚洽人謂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之風復見今日蚤仕軍府為幕長籌機畫變動中事宜上下敬信之既則嘆曰昔人有言與其富貴屈於人寧貧賤肆志哉乃歛迹宦途求遂其初時年猶未艾也課童奴耕織教子讀書從容交

舊間人莫得而親踈之自號雲山閒叟閒作詩詞蕭散沖澹皆性情之發不事乎文而文自可愛村居詩云園芳高結竹軒開滿意嵐光入座來從識終南真面目等閒花栁厭栽培又云陰晴雲氣何曾定今古山光依舊青為愛雲山心已悟動多成敗靜安寧胷懷本趣隱然見於言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今年登八十耳聰目明鬒髮尚烏步趨進止如六十許人嗚乎有齒有德如先生者尚可一二見之耶立孝弟之極於前儲詩書之

慶於後四子三孫聯芳疊秀又以見先生之能教伯子秉彝奉元醴泉縣尹仲子秉中內臺監察御史叔子秉義掾隴北道肅政司季子秉新給事犖昌帥府朝廷以仲子能於其職貴及榮親封先生承直郎國子監丞然則三者之尊萃於一身諸子之愛惟日不足天其彰先生之德以是二者今日所至為之端耳詩不云乎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季夏六月望日始生令辰也御史凡弟將奉觴上壽鼓舞莫大之喜思得賢士大夫善頌善

禱之辭以侑其孝俾某也叙以倡之某惟鄭商人乘韋之儀以賤先貴故不敢辭泰定甲子五月丁未同恕序

壽吉太夫人八十詩序

魯由始封十九世至僖公諸侯之賢者莫此為盛魯人尊之作為樂歌以諷詠其美孔子删詩列諸三頌昭示來世寂後閟宫之亂乃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則俯仰之間雖貴為公侯而人子之所甚樂其他不能以髣髴者非吾親之有年乎故孟子以父母俱存為三樂之

首也西臺監察御史吉君天錫母于夫人蚤服姆訓毓德柔貞歸為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馮翊郡侯妻吉氏名門族最蕃衍夫人仰事俯接無一不宜有子七人聯輝疊燿以長子天英中奉大夫湖南廉訪淮東宣慰使貴晉封馮翊郡太夫人次天益奉議大夫知延安綏德州御史君其第五子也孫省大都寶坻縣尹夫人平日恭順儉勤以相郡侯詩書忠孝以勉諸子雖一言一行之微皆可著録以範閨閫夫人所以自壽者蓋如此御

史昆弟用世衮衮以令聞廣譽娱悦其耳愛日孜孜以婉容愉色將順其心諸子所以壽其心者又如此夫人之慶殆將與貞松勁栢相為終始世俗所謂上壽者不可為數矣今年夏月上旬日之四御史昆弟以夫人年開八袠將率族人展慶初度願得名公碩人形諸詠歌以侑奉觴之喜而俾某也道其所以然者為之先云泰定二年三月吉奉元同恕序

党奉議改封二親詩序

泰定三年冬奉議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党侯若濟攺封父母制曰党若濟父英從仕郎巽寧路汾州判官可封奉議大夫晉寧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臨汾縣子母張氏宜人可封臨汾縣君璽書煌煌震耀縉紳閭府皆榮賀焉於是侯請告大臣將躬致上恩二親河東且願得士夫讚善之辭以侑奉觴懇序於僕僕謂今茲慶幸在侯獨為非常之遇葢古今所希有孟子謂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以父母俱存為樂

之首國家湛恩中外臣庶品秩預慶典者不為不多榮及偏親幾何人哉俣之兩親年皆八十有七鶴髮鳩杖安享一堂此今人所希有求諸載記老萊子行年七十孝奉二親製為五色斑斕之衣娛悅目前俣今命服襜如趨翼膝下此古人所希有嗚呼誰無父母誰無子孫上下總福各如願欲乃獨於党氏見之豈培基植本深資孝引固有人所不及知者耶俣其益勉忠孝開國之封自今以始

送張克禮序

國家取人非一途由儒學既設經明行修科以極選舉之公又令得察貢各道憲司試補掾屬蓋欲使習知政體以權衡百司故凡得踐是途者謂之清流歲積月累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器無乏用而庶職交舉嗚呼休哉三原龍橋鎮張氏子克禮早授學今右司魯公子翬之門既又從予講讀惇謹秀慧嗜學不厭子弟之實著於家庭者鄉黨無間言又能以餘力愽求遠訪增益見聞

於是揚州憲司歲貢之籍次第名及戒行有日予告之曰子之家世有善評在鄉之月旦李父元卿僉廣東廉訪司事聲蹟卓卓流聞一時今雲南行省員外郎傅公彦升又子之外舅也内外美如是濟以賦厚之資踐實之學其得預是選也固宜雖然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昔賢之誨昭揭於前况今百里一步之始乎夙興夜寐之無忝言出行發之樞機勉之敬之以無負國家儲材待用之美意予雖老憊尚及見振鷺於西雝也夫

送呂元彬序

國家開設學校長育人材凡以建民極之中庸躋至治之馨香也若縣若州若府庠序徧洽於四裔其求諸人也由孝弟忠信以達於成已成物有事其實無事其華是雖三代之隆作新斯民何以加此故士之職於教者必其純誠愽雅道藝交舉然後為稱此吾呂文質元彬所以命教於鞏昌也元彬且行匄言為別乃告之曰鞏昌為雍之巨藩控州二十有四異時繇武衛所奮將相

之臣便宜開府民俗尚氣槩崇勇毅敦重質直不事浮靡則固於今之所求者思過半矣元彬開之以明善誠身為忠為孝之實學殆見滮然興起勇往不難吾是以為元彬賀若元彬内則守約翁之冡孫外則鹿溪先生之高弟家法師法所謂尚有典刑者而方沈酣詩書淪禮法勉勉循循有進無止吾是以為學者賀繼自今犖犖之奇才秀民以其賢者能者論而上之府無虚歲吾又以賀元彬之果有進於成己成物矣嗚呼元彬其勉

之哉

送王君晃序

孔子嘗言忠信如某者有焉不如某之好學說者謂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夫以聖人清明純粹之稟退然不以自居好古敏求老至不厭其能出類拔萃獨盛於生民以來者可但諉曰天分乎有是質而無是學猶為棄井況質學之兩病又何議也葢嘗以是求之朋遊中得吾王弁君晃年甚少志甚健受業南陽魯君子羣之門傳

得其宗視其外則恭而有禮察其中則剛而能柔湛乎淵如温乎玉如父母得之為孝子交遊得之為良朋此其全於付畀者固已百千而無一二矣廼能沈潛乎六經四子之文以究本原之所自以策進修之不逮孜孜矻矻窮晝極夜發為辭章理精而事達語老而意新如是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極耶今將觀光京師京師人文所基宏深博大之士肩摩武接樂於成美君晃歷登其門而敬納焉必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以助日新九

仞之山不難為也行乎慎之歸其有以語我

送權御史序

祖宗深仁厚澤涵浸幾百年中和所致美祥靈瑞仰而星虹雲露俯而草木鳥獸殆未暇數其絕異殊尤鍾為人才以待我國家用者前蹤後跡衮衮相繼故凡中外百司綱舉目張配虞朝之績熙邁周官之業廣非培植之久舉錯之精能為盛如此乎若御史臺翰林院主法之所守王言之所出兩塗雄峻華邃東西府猶榮視之

雖尊卑秩叙之有差一獲踐焉其為眞賢碩能不問可知顧有出彼入此如吾權公伯庸者又可一二數耶公昔以廉明恵利歴試民庸有聲循吏矣皇上更化之初即以清風勁節置之六察俾糾繩外臺剛正之譽精允之評流聞乎西土者遠邇如一今年春復以雄深雅健之文待制翰林使召之日士大夫知伯庸者莫不歆嗟愛樂且謂公嚮於用矣嗚呼使吾君隨用隨得而無頗收之思非祥瑞之絶異殊尤者乎於是相與作為歌詩

以宜其行俾某也道所以然某非敢先也執負弩之役也

送張宣撫序

元卿宣撫以忠信篤敬之行通明果斷之才當朝廷軫念遐岷西南衛藩尤要且劇擇可寄威惠之任者無問內外不次扳擢故元卿兩以虎符宣撫松潘容疊威茂六州嘗試與語土地要害俗尚異同與夫利病之所自設施之所宜究極詳盡使人聳聽嗚呼綰符職使者皆

若是民其無憂乎内艱去職專力問學儒生士大夫靡不造謁雖以予之衰晚迷謬亦不鄙遺今兹于邁京師過門道别且曰願有贈也予謂元卿孝弟行家忠順移國古人為學大端固已神會心得方且參稽前言往行以求充夫所受之良貴而不搖奪於人貴蓋千百不可一二數予尚何言抑元卿日所從事者四代書也真公行義也陸公奏議也書以立其心行義以開其學奏議以發其用精之熟之循序而體之則自今日引而為公

為卿將不外是而有餘師矣元卿其盡心哉霜風凜然强飯自愛

送張憲副序

公卿大夫能世其家以幸哉有子稱願於國人者非謂其高車駟馬震燿相襲也立身行道之榮令聞廣譽之貴有光於前無忝於後是之取爾故雖名位之不侔不害為善繼否則三命踰父凡幾何其不為辱先之資乎若我奉訓大夫河西隴北道廉訪副使張君子高真其

家之象賢也繇祖都運公以宿德雅望表儀縉紳若父恭敏公若叔宣撫公資兼文武有勞於國有愛於民史筆班班流芳無窮矣奉訓生有令姿周旋懿範以純明剛正之才篤孝慈友悌之行經史以傅其用禮法以嚴其防試之縣治即頌遺愛為御史為僉憲霜清月白西南兩臺倚以持平故今命下之日識與不識皆欣欣相告臺府不可不用斯人而斯人不得不為臺府之用嗚呼若是者稱其為張氏子矣王事有程戒途在邇某告之

曰恭敏公雄才大畧為時名臣中外之職繁難之任它人掞過不暇者皆投機中會不失毫分于以簡是其番裕後昆體正而法周矣世皇之知獨公輔之期世所同惜天其或者將貽之奉訓耶奉訓其益邁仁勇以濟世美以報國恩使未究於前者獲伸於後則夫所謂立身行道之榮令聞廣譽之貴不在此其將焉在其也蓋有所試矣

送智德融序

智昱德融參議得齋先生之孫成伯隱君子之仲子也其兄德明受業勤翁之門文行卓越士譽籍籍不幸蚤世德融嘗從予遊温恭謹敏得諸天者既厚詩承禮接出諸户庭者趨向又正故其學知用心於内日新之功方勉勉也今年春行省檄正華學徵言為别予謂古昔聖賢制為教法以成萬世之人宏綱纖目不一而足德融固已習熟見聞舉而措之於吾身矣成已者所以成物而明德者新民之本也豈外此而為術哉亦曰以吾

之德進進學者之德以吾之業修修學者之業耳孝弟忠信以端其本詩書禮樂以達其用莊敬以先之詳勉以啓之循序而進積久而成士風之興將不患其不美矣國家以經明行修設科取士真儒之用期底隆平小大學校任其職者可易視哉記有之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願為德融誦之

送李正德序

河東山西道肅政移書陝西漢中道所部有儒士李秉中者名儲曹史甲乙籍可輟以遺我凡四請由近制避道故不得已遣之秉中字正德諸遊從之良相與嘉賀既又來言曰正德其行乎予曰行也古人學貴有用有用非他入則用家出則用國二者而已未知出之用當於入之用者觀焉正德端良和厚誠實敏奭尊老倚之以為安長幼資之以為序而凡信於鄉黨朋友者不外是以為道也禮經文緯蔚然秩然故曰章之聲由近及

遠其出而擭乎上也豈獨吾謂之然若是則求之亟者不為貪而應之緩者不為靳也雖然風紀之司至大也曹史之選至要也以曹史較堂上尊卑固懸絶矣環數千里軍府州縣貴而帥守賤而令長凡鞠躬屏氣伺候聲色為進退者其勢均也葢堂上總其綱曹史職其目是非可否常先曹史而後堂上夫孰為要於此玉不以至寶廢琢磨竹不以直幹廢羽栝子夏所謂學而仕仕而學非兩事也感乎上者莫若誠信信乎下者莫若潔

已不逢迎媚悅以取寵不陰險深刻以持文守之以中正行之以敬畏舉吾所以悅乎親而信乎友者措之於此使堂上有得士之稱數千里無失法之議今日之用雖曰近小則夫所謂遠且大者又可以必其然於後日也語未竟正德來造別遂書以為贈

送楊景淵序

楊友景淵予家交再世矣學富而才良行修而名立得外祖龍溪公之傳有志於聖賢之所志者今將教授肅

州過予言别曰願有告也予謂國家盛治復古之日庠序徧天下景淵文行兩至求以表率學者莫子為宜若其教之本末先後二帝三王良法美意布在方冊班班可考大儒碩師崛起於鄒魯微絶之後推闡究索至精至密幾無餘緼景淵平日講習切磋積之吾躬者皆是物也夫何妄庸敢措一辭哉抑予聞人之言肅州距京師六千餘里為遠且外俗尚勇武教化漸摩恐未可以歲月言者是殆不然人唯勇也故能見善必為唯武也

故能見惡必去厥今王政一視同仁純任德教盡洗後世空言無實之弊上還古先惇典庸禮之舊使人因吾心之固有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為已事之當然曰父子親也君臣義也夫婦别也長幼序也朋友信也由如是之俗服如是之化興起之易風行草偃矣任是職者深體乎此不教以言而教以身不教以身而教以心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匡直輔翼而振德之異時為孝為忠為正直為節義升之朝廷列之庶位未必近地之

可班也景淵其勉之斯文修途兆於此矣景淵故字夢臣繇先世諱改今字云

送楊教授序

易良州同知焦溉臣從予遊者舊矣每為予道其妻兄楊君和卿之賢孝友慈良篤實詳慎且曰此紫陽翁族孫也譜牒具在嘗從釣臺韓徵君學迺能以其餘力究知陰陽五行之説過而問者咸服精妙今將教澧州路欲得子一言以助觀省何如予學人事而不得其要天

道之遠敢與知哉雖然不有驗於人者乎人之生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得健順五常之理以成性氣也者所以使人吉凶壽夭貴賤貧富萬變而不常非人力之能為也理也者所以使人行乎吉凶壽夭貴賤貧富一定而不易人之所當用力也用力於其所當為則為順天僥倖於其所不可為則為逆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易之道也古稱善其事者莫如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君平其有

真見者與和卿儒裔之良學君平之學者也言之凡近不予厭也

送孔提舉序

國家注意學校垂百年凡以人才出治之本莫此為急近自京師遠雖荒裔若路若州若縣曰教授曰學正學録學諭大小相維彼此相資莫不設官分職俾修教事以登濟濟多士之美既猶恐德意之未孚長育之未洽也又逐行省所在闢儒學提舉司以程善誘規模宏遠

於斯為盛視前代葢萬萬也提舉之職其重若此提舉
之選故在朝廷為甚難自有此司垂三十年陜西儒學
僅得三人始則集賢學士勤齋蕭公再則國子博士虛
舟王公今也聖師五十四代孫孔君弘道寔來弘道方
内而圓外博古而通今孜孜其職以身為教西州後學
與凡擭際風望者皆曰中庸門戶之衣冠當自不同於
庶姓耳且景星鳳凰人爭睹之為快豈不以非常之瑞
得見為幸况吾人於聖師日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

乃獲睹脉絡之同儀形之肖其為快何但星鳯之瑞乎歳未兩周弘道遽起歸與之歎去就乆速在弘道固自有準而竊計其來上距虚舟葢已十年得之如此其難去之如此其易西州學者失宗之恨何時已耶此予所以深惜其去而不敢遽閧命也弘道其强飯自愛東郊之迓或可再乎

送殷良輔序

御史臺國家寓法之司百僚取法之地故凡職於此者

非名門世德之英髦必愽古通今之良吏蓋其仁足以有守而無權度之失中知足以有别而無好惡之狥情勇足以有為而無理義之不顧有是三德翕受敷施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朝廷於是乎得人聲教於是乎四達矣繇憲府擇任難慎若此非惟一世之法有所屹立而不傾而激厲羣品儲育衆才雖百世之用可以左右而逢原也嗚呼休哉陜西行臺經歴殷公良輔若祖若父帷幄舊臣顯有勞烈良輔讀書由禮嘗宿衛

仁廟以小心無過深簡睿知首拜監察御史迭居西南兩臺出僉河南北道肅政司事入為裏院御史再僉燕南道肅政及今長幕議六任幾二十年為執法所專有他署不得而借焉蓋臺評不可無良輔而澄清之具在良輔亦不得而自晦也有一其心萬變不渝奪生於死禦存於亡其仁為何如功無過褒罪無濫貶是是非非行所無事其知為何如國蠹則直斥而盡言衮闕則有犯而無隱其為勇又何如具是達德用纔十之一二持

此求退良輔能之乎愚知朝廷求人得人何惜名爵殆閔闕輔之民獲罪於天無所從禱不屬之良輔其將焉屬選報之聞洗耳以待

渠菴集卷二

榘菴集卷三

元　同恕　撰

記

奉元王賀公家廟記

大德十一年夏六月辛亥故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賀公薨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皇帝軫懐宿德謂公爵未嘗稱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仍諡忠貞後八年泰定丁卯王夫人鄭遣其壻開成路同知韓慶介興平縣尹鄭思義致詞于某曰先太師小心恭恪服勞王家始終五十六年遇知四朝榮生盖不敢言哀死之典十餘年間綸命再下超踰五爵進號王封異姓之臣能此者幾間自惟念國家於太師湛恩猶然而吾私家乃無一椽之屋以棲託神靈非大闕事歟於是相方居第之前面勢嚴正創廟三間左庫右廚前為大門繚以周垣凡皆于歸時

資裴餘財賀氏不一錢費今既告成矣不有紀述昭示厥初何以飭承祀於永久敢謁辭記之某謝再三不獲命則喟然曰禮家言古先哲王制為宗廟之禮以教孝天下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亦皆得以等殺立廟其家五三二一之數黝堊蒼黈之飾貴有常度賤有常準雖曰不下庶人祭寢之文亦列于後此其尊祖敬宗之義為如何秦氏焚滅舊典先王良法美意一掃無遺歷漢及唐耳目之習久曠雖或時有論說公私之制終不

古復唐之名臣如王珪者猶以不營家廟為有司所劾
宋韓忠獻王尚即寢行事文路公始立廟河南寥寥千
數百年公卿家知以是為先者葢寡矣夫人長慮及此
序詩者謂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信知言哉粵
若太師繇結髮入侍世皇險阻艱難從容閒宴無不與
俱而忠敬淵實明練庶故簡在帝心為歲已久故上都
留鑰之寄無以易之自正議大夫上都留守開平府尹
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獨任餘二十年豈

無他勳貴從欲以治克當上心者太師一人遂登宰席

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榮歸老也積

行累功為國寶臣顯親揚名為家孝子神道之碑王封

之銘班馬所述皆出上命揚休當世貽訓後來者日星

垂而江河流是宜有廟以奉烝嘗如古諸侯之制非夸

也禮曰始封之君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祖於賀氏是已

國家動遵先憲安知他日不有以此獻議者乎冢子平

章政事上都留守勝卒于延祐庚申矣仲子昺夫人所

生者亦蚤世今其孫某又將踐世職作名公考銘孔氏鼎其在斯人歟夫人聖武從征醫使龍崗先生之孫劉文貞公所謂一語立活萬家命者端靜淑明勉勉内政太師存也能以順事其歿也能以禮成君子是以知夫人好學有素又以知太師修身之效著於家者蓋如此云泰定四年六月吉日記

萱堂記

臨原老人惠君顯卿儒而隱於醫者也端謹和厚事母

盡孝榜所居曰萱堂于以致敬樂朝夕之助鄉先生鄧
平湖子孝本原其實記而發之一時名賢若孟龍谿郭
太華郭遺安李寓菴為銘為詩賛能頌美爛然卷軸臨
原之孝遂專美於前史矣逮今盖七十年珠零玉落無
復存者其孫世英元輔乃於故篋敗楮中求得副墨平
湖之記殆去其半悼先德之弗彰念斯文之失守搬屋
三楹扁以故號且將揭銘詩於前楣以為歲時族聚瞻
依之所庶幾如見婉容愉色而聽柔聲順息也於是介

程甥恭持其副求敘所以伏讀再三及先君玉山翁之詩不覺涕下盖自恨昔者冥頑之不子也乃告之曰子孫之於祖考求諸其迹不若求諸其心成壞於歲年有數者迹也始終於天地無窮者心也子之視父母今何殊於昔溫恭朝夕之容左右服勤之事毫髪日用靡不是似雖歷萬子孫祖考猶在也堂何為哉眛人受之中忘子生之愛孟子所謂世俗不孝者五而一有焉祖考之遺風餘韻掃地盡矣是陳迹者不徒為興嗟之地乎

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雖然臨原之心元輔能爲心矣臨原之迹元輔其能不復之耶吾知臨原之精爽洋洋乎如在左右其必曰孝孫有慶世元輔而守之者尚知勉哉至治改元九月望日記

明善堂記

涿郡姜汝楫濟川之子煒過予而言曰先君平日好賢樂善受知太子諭德勤齋蕭公家構一堂爲燕休之所請名於公公署以明善名嘗言求記於先生以達訓義

不幸先君就世煒惟先君陪從門下有年數矣志所未竟非煒之責與敢犯是不韙冐昧以請幸先生卒成之予俯而思仰而歎曰斯人其可得而復見邪曩自得友李君仲和聞濟川德譽之美接欵既久益信仲和為知言而喜善人之得見不予欺也當安西王胙土秦雍姜氏以織工選分籍室濟川年甫十歲即能代其父偕叔仲來關中時執技者號藩邸私人數十為曹恣横閭井有司莫敢誰何濟川足跡未嘗一出作户為叔仲憂已

命肄業吳氏堅勤不異寒暑吳氏察其殊常子弟以女
女焉經始立家室公事私業如期而集每以精巧中程
度獲譽考功售諸人者無不意滿謂工當其直也母氏
既亡迎養其父殆十年愛敬之誠夙動隣類其歿也度
不能返葬買地府之南而安厝焉數厚餽其弟求致母
喪合葬之日啟視父墓有若藤葛之蔓者周絡其棺牢
不可解衆咸嗟異卜師曰此休徵其孝感歟爲人悖謹
淵實謙恭和易賦予既厚而保守無失能知義取能遠

利嫌自幼至老外酧内應無一言之妄一事之茍是其於五品之遜有不待教而神會心得茲所謂善人者非耶勤齋先生舉子思孟子相傳之要以示濟川豈不曰可與言而言其知濟川亦深矣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所謂善也精微之藴其凡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本於信而根於心經五典而緯萬事明之則知昏之則愚聖賢之教首以格物致知欲人曉然知天衷所畀決不可不為而為之必用其極則是善也真為吾物矣十室之邑

雖曰必有忠信而學之不講亦安能必他歧之不窘吾步耶勤齋以聖賢之學期濟川朋友切磋不復可得而有矣嗚呼惜哉然詩之言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濟川以羇旅之童不階分寸為起家始祖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其艱甚矣好德之譽流閭鄉黨儒先長者樂告以善垂裕厥後者為何如耶繼今以往登明善之堂人將曰父作之子述之濟川為不亡且煒與其兄煜融融怡怡盡歡北堂播構之任有引無替匪進而與之盖試而知

之也至治改元十月朔旦記

關侯廟記

天地以盛大流行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故人之忠魂義魄雄健勇烈首出羣倫者其取天地之氣尤多生而威震一時殁而恵及百世理有固然無足疑者蜀漢前將軍忠義侯關雲長羽距今千數百年世雖有易而人心之歸無改也上焉有國封之為武安王廟之為義勇為顯烈下焉郡邑鄉井繪而為圖衆以時享繪而

為像守以常尊至僧壓道聚亦皆寓以香火盖侯之奇
功偉烈載諸信史者固不能以遽數而精忠大義炳如
日星雖曹操姦雄詭秘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甘誘百
至卒不能毫髪移其心於事昭烈者艱難險阻竟以戰
死此其剛明正大之氣得諸天地者若是其多則其遺
靈餘響助發人心於無窮豈容與尋常隨起隨滅者一
槩論哉肹蠁幽莫有感必通此所以祠守獨遍九區而
非他神專食一方之可比也肇昌府仁壽山有廟在焉

相傳金大定間西兵潛寇城幾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
日見若武安狀者率兵由此山出賊駭異退走遂即其
地廟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獨此邦用是日荅
神貺也皇元戊午汪忠烈公神文千載慨遺構毁撤首
營正殿于後授兵告伐應捷如響貞肅公敬成先志有
嚴像設躬薦蘋藻文貞公又繪東西序今中丞監郡日偕
都總帥某同知總帥祁永昌總管蒲某捐俸益加樸斲
擇修潔有道之士若周道廣譚守明楊應琪李混然楊

筍然先後以主廟祀混然由父故出私財夾建兩廡市地拓廟垣遠近爭附益之伏羌令席珍大使王棊別掇拜殿又以餘鏹置田百畝俾永給廟費泰定二年混然乃門其前而廟之壯觀始備矣中丞以書來言曰盍為我記之伏惟侯之食此土也雖曰有素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凡今肇民水旱疾疫盜賊兇害無所於訴者必侯焉依侯其私此土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忠烈公世授雄傑出入將相實與侯氣誼相頡頏精誠所達

固足以收亡合散是役也始之終之不懈益䖍嚴翼顒敬實稱神棲侯之雲車風馬翺翔上下所以久此而福罩民者孰謂其不是致哉嗟爾罩民神不福淫毋謟毋怠肇石以斵碑者道士馬元正也泰定二年十一月望日記

西亭記

天歷二年秋滑臺宋公以嘉議大夫來為陜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適丁氣數之變饑饉疾疫民之

流離死傷者十已七八公居不安食不飽凛凛焉如救焚拯溺凡可以迸續民命者慮無不周力陳數事皆振恤大計民亦以是有望復生一日過予言曰僕以非才誤列周行中外任使奔走經營雖無分寸功能裨國助民然亦不敢擇事難易以為趨避由先父耋老左右無就養者恩命屢下則亦屢辭曁乎免喪積痾在躬不復有如昔時矣今兹之来中臺遣人趣行者五畏天命而悲人窮不敢自為謀也滑臺所居之西築亭以備燕休

因命之曰西亭金堤在其東龍門出其南西列太行之秀北峙黎陽大伾之雄雙潭逕流以膏乳原隰每周覽其上朝輝暮采景變不同而同於夷曠蓋已十有三年矣子能為我記之乎予俯而思仰而歎曰公方以正直剛大之氣主張國是慈祥豈弟之政勤恤民隱上得所託下不失望西亭之築乃在十有三年之前得不為太早計乎樂吾之樂而忘與人同憂其憂昔賢嘗有是議矣抑荷擔者思息肩行遠者思稅駕此人之常情事之

必至者又何遲速之云若韓魏公伊周當世身任安危
乃有羨於樂天作堂私第扁曰醉白亦以見其夙心也
其年冬公果由勞勩宿疾是議移書東歸明年至順改
元詔以中奉大夫進位侍御史蓋不許其終辭也予固
謂公畏懼慼滿勇於易退世亦豈容遽舍公乎然予聞
公晨起登西亭非敢自安足不入內戶讀書接賓客終
日端坐儼然若有所思蓋以此寓端本澄源之習為子
思所以事親為臣思所以事君期吾分內事表裏俱盡

不使一毫私累得以乘間爲此心天理之病豈直以遐觀廣覽如欲快翫物適情者之爲之也嗚呼有公之忠孝則西亭者神持鬼護於無窮如曰室邇人遠則開奇發勝不知其幾西亭也亦焉能爲有焉能爲亡邪公名崇禄字壽卿云閏七月望日巽菴同恕記

經歴司題名記

凡官寺必置幕職所以輔翼長貳總攝掾曹相成一官之治使無曠天工也故長貳禮敬之曰賓不敢以吾屬

待之朝廷簡修進良之選莫此為慎況陜西行臺體貌如此之重臨制如此之廣吏治得失民俗汙隆陽舒陰慘一資幕議自非真賢實能素允人望胡可處此天歷二年以燕南肅政僉事善巴勒良輔為經歷西臺監察御史李守仁為都事廉整淵實明練博達所謂真賢實能素允人望者關中遭罹天孽民輾轉溝壑幾於周之靡有孑遺庶政之艱什百異時兩賢次第輔成臺治施實德于民以冀悔禍正法守于上以謹官箴可謂余不負

丞矣間者都事君致臺端之命以題名記見屬且曰題名有石其來舊矣今不準堂義而為之是無勇也幕記敢併以請然時絀舉羸人謂斯何余既不得辭乃告之曰不遇盤根錯節不别利器當艱棘迫迮之秋補整瑕未為之典非識深慮遠者不能是非之心人皆有此石一立後之來者指其名氏詢其用世人將曰是誾誾侃侃能上説下教者是容容唯唯能逢迎詭隨者是廉靖有守為上所信者是矯偽無常為下所病者一寓目之頃

良心感悟去彼取此其有益於政事之書顧不多乎當務之急孰先於此十二月望日記

服善堂記

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青社王公仲懌名其所居之室曰服善蓋取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以自警省至矣哉公之為心也乃者求記於予予聞命且喜且愧其喜也聖賢為己之學泯泯乎無傳也久矣公獨聞而知之其愧也竊亦願學焉老死不

能以寸何辭以復公姑舉論語二十篇聖人所以稱顏子者為公誦之淵淵乎此顏子之極功作聖人之能事葢顏子於聖門始乎視聽言動之請事斯語以極乎髙堅前後喟然之嘆未嘗一念不以聖人博文約禮循循之誘為己任擇乎中庸博文也得一善則服膺勿失約禮也其曰語之而不惰者不惰此也其曰吾見其進也進乎此也曰如愚曰非助我者曰好學曰賢哉賢哉雖辭有抑揚要皆喜顏子之能擇能守實有是中庸之德

也茲不曰作聖之能事乎或有疑顔子明明德以尚之新民之功其如不見何顧不思聖人既許以用舍行藏惟與我有而於為邦之問獨以損益四代之制告之使其進為於世皋陶伊周召之所至將不能乎抑斯言也論語所不載子思亦以為中庸之標的豈一時門人未之有聞而子思得之於過庭歟今公既有事於此矣予亦以是得公之心及公之用由削牘省部聲實卓然已推令器漕司失官舉以運判計度周而防禁密海舟如

期輸瀉以石計者三百五十餘萬自有此司數無與比大臣嘉奬之領山東鹽運民惡勿施吏姦必去均齊竈戶之勞差次富商之售法行而課溢此則公有猷有為不懈于位也擢居戶侍主經費經用今昔出入之議謂賦入數倍於前不可復加費出之夥歲無紀極令民窮財匱什百往時當節用以愛民更張以善後具撙裁振拯之方冊上之參議樞庭邊將大小久沉版授者數百員議當改秩以璽書勑書寵光之可勸盡力廣海軍守

觸瘴死者甚衆請增衣糧鹽菜之給以厚其生奏皆可
此則公忠誠惻怛不隱於為言也若聖上登極以戶部
尚書整辦供億事體重大應變如響始完而終洽置諸
太禧宗禋院俾視一世皇原廟祠享蓋異數也遂踐宰
席親承玉音陝西民務之大令以付汝具簡聖知為何
如蓋公以英偉明亮之姿忠信篤敬之行推吾服膺之
善不惰而進焉以造於極嗚呼顏子舍之而藏者也公
則用之而行者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異時弼致中和

位天地育萬物之功當有光於先正矣至順改元冬十月乙丑記

明軒記

天地之間陰陽之運為晝為夜為明為晦無非教也明而為晝萬象呈露形開氣豁欣欣乎其向生也晦而為夜跬步無見聲沉影沒杳杳乎其趨死也聖人作易遂以陽明為君子陰暗為小人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曰忠曰孝曰信曰義惟恐行之不著人之不我同也小人

之所以為小人神姦鬼秘兎狡狐妖惟恐藏之不密人之或我知也然則我將奚從將明而為君子乎將暗而為小人乎故大學孔氏之教首以明明德為言盖吾此德得之於天虚靈洞徹萬理咸備初無一塵之汚一毫之翳使其日用之間酬酢庶務輕重短長如尺度權衡錙銖分寸皆得其平天之所以爵斯人者不既尊且貴乎一或以物我相形之私穢湼其間日引月長向之所謂虚靈者變而為昏塞矣向之所謂皆得其平者不失

之輕短則失之重長而各倚於一偏矣是自昧其天也然出幽則入明其幾在我間不容髪可不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乎陜西行臺經歷張君子安扁其所居之屋曰明軒叅政李公仲淵為之頌發揮其義無餘藴矣乃復以記見屬予惟經歷君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憲府之用著績中外者歴年多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心之鑑懸照炯然妍醜之来物各付物而我無與焉人皆服其明而不知君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所以保吾所有者乃

在於人不及知我獨知之地其真得孔氏之傳者與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敬為君誦之至順改元十月巳未榘菴同恕記

榘菴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槃菴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沈霽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貢生臣王穀

榘菴集卷四

元　同恕　撰

書

上儲君書

延祐七年正月某日奉議大夫太子左賛善臣同恕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殿下臣性識愚闇僻處遐方幼承父師之教粗涉經訓但求遠罪以不輕抵國憲非有竒材異能可知於人加以積年目病數尺之内不辨

物色以故跧伏窮巷甘守愚分不謂虛名上黷朝聽致使殿下正位青宮之日慎簡僚屬下及愚賤聞命驚惶罔知所措私自討度君命再至猶以審分為辭廢義之罪不既大乎若其真見朽木糞牆之實亦將不雕杇矣是以冒昧比來欲一仰望清光涯臣愚懇必不使玷汚華班以貽宮府之辱然臣愚所以報殿下者固不容嘿也是用摭取古義敢獻其愚伏惟赦其狂妄少賜省覽
臣聞古者立元嗣之教行元嗣之法載于禮記文王世

子篇詳備無遺矣後代因時著義隨事納諫者亦不出此是篇首言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暮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蓋爲子止于孝論德者以是爲先修德者以是爲本此問安視膳所以爲太子之職也況今殿下始被恩旨叅總萬幾聖上以社稷人民教殿下矣事體之重孰有加于此者固宜朝夕過宮問安之餘和

色柔聲具事之可否利害詳問熟禀期于至當則聖情可得而親見聖語可得而親聞慈孝之和洋溢中外嫌疑何自而生閒言何自而入孔子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時矣此臣所欲獻者一禮記又言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夫太子天下之本王業之基其素教預養俾慎修於始者不容不如是也而慎修之道推其極不過曰恭敬而已恭敬者何非法不言之謂也非禮不動

之謂也葢恭敬則心收歛收歛則日進於明明則萬理得矣不恭敬則心放肆放肆則日入於昏昏則萬事失矣殿下睿德天成動中矩度方機政之與閒乃勞神之伊始人之誠偽至難知也事之得失至難審也宜進宮臣之忠實聽話言之裨益使吾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取舍不違乎天則上可以慰悦聖心下可以允愜民望百司庶府不嚴而治矣先儒言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堯舜禹湯文武所謂傳恭者葢如此也此臣所欲

獻者二臣又聞作和羹者須鹽梅作酒醴者須麴糵而左右羽翼者君德之所以成也今殿下仁孝明哲之姿恭敬温文之德至性自然不假勉諭天下之人聞而知之孰不懽忻愛戴謂上天所以錫我皇元永永無疆之福者如此其大吾屬益安樂矣此可見殿下盛德之感人心之應也抑臣之愚謂殿下金精玉粹固可必其終始如一然左右前後將順其美者或不盡其方亦恐德之孤立也竊願殿下得貴戚勲舊之臣敦厚忠謹者日

以聖祖神宗大訓大政誦讀開曉殿下知祖宗所以維持天下能守其家法也又得端良博古之士於世祖所賜裕皇諸經及今殿下受聖上所賜尚書政要等書或三日或五日講説其義殿下知言行有法鑒於先王成憲也善乎賈誼之言曰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其潛扶默助積濡累潤

者所繫豈不重且要歟此臣所欲獻者三夫孝也敬也所以修之於内也左右羽翼所以修之於外也内外交修聖功之成不難矣殿下得歡心於兩宮播令譽於萬姓重離之光增華宗社豈特愚臣之願實天下之至願也螻蟻纎微感激恩遇干瀆威崇罪當萬死下情不勝戰汗隕越之至臣恕謹獻

答王茂先經歷論喪服書

一别逾年曷勝嚮仰伏聞太夫人奄棄榮養執事奔走

還家不得遠致吊慰徒有悵惋爲罪爲罪令弟來承手教墜問喪服變除之節非誠孝所發安有用心至此者但某於禮學甚疎闕於詳考晦菴家禮亦只以溫公書儀爲據小祥條内注云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令人無受服及練服故家禮亦不言練服制度令士大夫家一遵家禮小祥但以稍細熟布改爲一冠去首經衰服則去負版辟領衰如此而已首經一除無服再用蓋去古已遠豈能一一盡如禮經晦菴亦酌古今之宜而用之

耳鄙見如此幸更詳之執事孝心無窮而禮制有限今小祥矣惟痛自裁抑節哀順變以繼述之大自念

跋

跋周益公辭翰

勲業文章各致身精神未易寫丹青八朝二百年間事付與永明著作廷此軸距今一百一十四年藏憲僉郝君和甫家偶讀益公集見此詩題下注云乙卯三月三日是又後誠齋一歲矣當世題識所亡失者計不止此

惜哉謹録而歸之大德辛丑五月朔日書

跋勤齋祭雷孝述文後

雷通孝述故太傅府經歷君之孫今仲介父之子嘗以後其世父伯靜先生者也先生講道家庭德譽流播士大夫許以今之程伯子時恕以里中諸生且辱與先生季弟季正父游間亦獲坐席末見孝述方六七歲危坐先生側誦書歷落如成人心竊竒之季正又謂予是兒未能言家兄試以之曰等十餘字教之他日復問皆指

示不忘其後從勤齋蕭公學先生歿矣勤齋每愛其端慧且歸城南别業猶切切言適生使人不能忘懷時年甫成童也孝述自是侍學季父間就予論說經義嘗賦鴈詩沙磧氷霜信江鄉稻黍謀數行雲外影孤響月中愁細蓼霞翻渚柔蘆雪滿洲年年南北路日日網羅憂予喜問孝述亦嘗習此乎孝述曰父師以學未知方不令操筆私心亦欲稍知文字從違竊試課之予益歎孝述資禀美異積學勤篤斯致遠之器也方是期之孝述

不幸死矣每道恨惜以厲兒輩學後十五年仲介出其
先經歷君手書孝述十六歳時詩并勤齋公跋語祭文
泣請叙其右予因悟先鴈詩之歳已用心如此葢深孝
述不幸之惜也廼備述始末而告之曰戴天履地人不
可數計也其類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而夭人曰不
幸小人而壽人曰幸免是氣無一之或齊理則萬世不
易也今孝述生有懿質方駸駸乎聖賢軌轍斯君子矣
又得當世師儒若勤齋公者樂教其生痛哭其死則今

日之不幸視昔賢之不幸類也其視汎然而生汎然而死無益於多寡之數者不既壽矣乎然則仲介父又奚以悲爲也抑經歷君之書此末又詳識歲月蓋不惟喜其能道此語亦欲使爲孝述弟若子者時一捧玩恨年齡之既往惭世業之莫修警省憤發有以自勉云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同恕識

跋畢御史賛詩後

秦城畢君廷傑性孝天至由親及疎無間言國家恢弘

孝治既已表厥宅里即授官忠翊起監洋州于以風示天下之為子者皆得如忠翊也而忠翊在職果能移所以事親者事君青天白日之為心和風甘雨之為政興元尹山木公賛而詩之殆表安之異魯恭梁統之禮孔奮歟韓文公有言愈少從事于文學見有忠于君孝于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乎是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皇慶改元春二月既望同恕謹題

跋聖哲圖後

此弟子從夫子陳蔡時也聖門高弟若十人者自得之優固為拔萃然史所記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則宜以哲稱者不猶多乎故明道程氏謂曾子傳道而不與十哲世俗論也雲谿之為此首貌曾子於聖人之後豈亦以斯言為然歟延祐已未九月二十七日同郡盥手再拜敬識其後

跋南士蘇明德詩後

詩言志感治之世教化洽人心正形於言者類皆敦厚

和平理精義密所以培植彛倫綱紀風俗功用不淺此律一變興觀羣怨之旨披沙揀金矣今觀明德諸作山程水驛雲膽月睹無一念不在父母桑梓可謂得情性之正使其辭未達固將取之以勸善況有典有則如此哉明德深醇端亮學有本原清廟生民進吾往也至治三年清明同恕書

跋蕭勤齋贈學者詩後

昔人年德位俱優淇澳賓筵苦自修學至百年寧有厭

勉哉三十六春秋此勤齋先生書以示學者之詩所授何人今不可知閱鄉士子何原大本嘗受業魯齋書院得之於知識間軸為寶玩不以廢惰可謂能自得師矣嗚呼先生以睿聖武公之所事期後學仁心之用為何如也大本其敬守之至治三年六月十八日同恕拜手書

跋王山木辭翰

山木老人清新俊逸之言沉着痛快之筆可以追蹤古

人遺範後學實而藏之宜矣哉至治癸亥秋七月吉日
同恕書

跋李仲淵所譔劉簡州墓銘

唐元魯山墓碑李華製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號四絕若簡州瑰奇卓偉之蹟肅政雄深雅健之文事辭彬彬于以信今而行後無疑也不謂之二絕而何哉泰定三年春二月望日同恕識

跋劉參政登岱華二詩後

參政灤源先生道醇德懿措諸事業有體有用既已追配前修而辭學之妙清雄典重若三代彜器見者知為宗廟自然之寶殆非世俗匠手可得而巧拙也頃蒙鄙示以岱華兩嶽古律詩捧讀再三使人如對越峻極毛髮森聳恨不得攝衣以從其後于以見公包含弘大之量焉于以見公虔恭寅畏之心焉于以見公經營四方之力焉于以見公憂國顧年之忠焉聖人謂詩可以興可以觀信矣哉泰定丙寅秋七月吉日同恕敬題

跋射鴈圖後

予讀鄉射禮言見古先哲王思深慮遠其於人材豫培素養使其賢足以立德行道能足以應務適變有用於世無愧於生法數品節之周至於如此故射雖六藝之一而與禮樂相資以成始相待以成終者獨取重於此焉自其始生懸以弧矢葢曰男子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成童則教以射貢士則試射至其釋祭則又以中之多少進退之為諸侯為卿為大夫皆前日之數與於祭

者射乎射乎可易視乎是藝也必莊敬以立其志專精以致其功君子而仁者然後能之孔子嘗曰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謂可以觀德者信矣國家文武並用弓矢之教同符古先人才偉特優於用世庸流常品殆不敢議其彷彿也友人憲僉薛侯君英持此圖相示乃今西臺監察御史鼎新劉公居河東憲司照磨日會遊獵休假公以一矢墮蜚鴈二衆讙呼駭異謂公巧力俱全心手冥合世所未有相與圖其所見以為游藝者之勸

嗚呼但見公之外而不察其内得公之文而不詢其本蓋公以玉淵珠穴之秀悦周公仲尼之學存心以仁制事以義成德君子也跡其設施公平正大之體剛柔緩急之用毫釐分寸無一不中其節雖古名御史莫之或先省括于度特以見公之克勤小物豈與夫甘生養叔輩較短量長哉為侯為卿仁義以壽庶政步武間耳致和改元夏四月乙卯題在左方

跋止軒先生辭翰

恕年十六七時先生来關中寓几杖元都觀恕往拜之先生以故人子諭誨勤懇至再至三授以清暉亭賦草長安懐樂府書於方丈壁間仍命讀之為説字音變例恍然如對祥雲麗日也俯仰之間六十年矣今觀此卷賦及樂府皆在墨妙中先生東歸道出覃懐時所書也朱文公言半山老人詞旨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先生游藝灑落如此見之者謂斯言當屬之誰邪胡君之子叔亨固求跋語小子愚鄙何足以知感念疇

昔豈勝慨嘆敢拜手稽首為識諸別紙云至順改元冬

至日同恕書

榘菴集卷四